

史海拾珠

编辑 孙明道 校对 吕广珍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拥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令我们引以为豪的华夏文明,其中作为一种独特文化载体的匾额更加璀璨星辰点缀其间,散发着无穷的思想魅力。现存于康百万庄园的一块匾额——《留余》匾,即为中华名匾之一。

《留余》匾是康百万家族第十五代家主康坦园用来训示家中子弟的家训匾,它选用黄杨木雕刻而成,长1.65米,宽0.75米,是清同治年间翰林牛瑄所题。匾文如下: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盡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盡之祿以还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还百姓;留有余,不盡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盛,未有不貽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

走进康百万庄园之一

《留余》匾

李春晓

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颇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贾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间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

匾中书法矫若惊龙,文辞清丽典雅,带有洒脱奔放的气势。通篇行书以南宋时期篆政殿学士留耕道人王伯大的《四留铭》来告诫后人凡事都要留有余地,人生在世,不要把福、禄、寿、财都享尽用尽占尽,把它留给需要的人。文中又引用明朝隐士高景逸的话:“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以此来劝

诫子孙后人要心地坦荡、谦虚退让。文末道出了康家繁荣昌盛四百余年的秘诀是“留余忌尽”,忌盈忌满,过犹不及。进一步说明了留余应是昌家之道,做人之则,要留有余地,要知度有度,古往今来,凡事皆然。也正应和了中国自古以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思想,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集中体现。

康家长期受洛文化、唐文化、宋文化的熏陶,天才地创造出“留余”的治家家训,并代代恪守。康家财富上的绵延相传,应该是利益于这种文化上的传承。我们从这座处处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的庄园里,可以读出康家深厚的传统文化

底蕴。康百万家族以留余思想指导家族的经营管理和社会活动,为康家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留余思想使康家同官府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能够“尽忠发财”;康氏家族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也为康家建设商业渠道、开展多元化经营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在民众中的良好口碑也为康家带来了滚滚财源。

这块匾不仅文化内涵丰富,它的造型更为独特。它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长方形匾额,而是呈不规则图形,它的形状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或许康家主人匠心独运地希望留余思想能够像旗帜一样指引康家子孙后代把这个昌家之道发扬光大;它又像一幅展开的书卷,开卷有益,耕读传家……

摘自《走进康百万庄园》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的关系

张鸣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场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

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工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的热爱,出土的时候,要是现代人有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味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

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帮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人,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元,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拿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

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人,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元,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摘自《历史的空白处》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首唐诗常常激起人们对唐玄宗李隆基一世风流的遐想。

著名文史专家、文物杂志总编辑葛承雍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唐玄宗的姬妾中,还有一个“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的“胡旋女”,一个来自中亚的“洋贵妃”!

“最喜欢的人”

唐玄宗有二十九个女儿、三十个儿子,记录在案的皇后嫔妃有刘华妃、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武惠妃、柳婕妤等二十人,还有一些嫔妃失传,其中最蹊跷的是“曹野那姬”。

《新唐书》的《诸帝公主传》记载:“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

在魏晋隋唐时代,“姬”是人们用来称呼年轻貌美女性的,是代表女性身份的一种称谓。“野那”是外来语,而“曹”姓是出身中亚曹国的粟特人入华后改用汉姓时常用的姓氏。

“曹野那”是不是来自中亚曹国的人?曹国是中亚粟特地区的一个国家,地跨今日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隋唐时期,中国人一般对来自粟特地区的人以国命名,著名者如“昭武九姓”。与米氏、史氏、康氏、安氏

1948年年底,国民党大势已去,张国焘也只好随之逃到台湾地区。但是,到了那儿,没人理他这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连房子也被抢走了。生活窘迫中,张国焘想起共产党。1953年,他托人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想回来给党干点“零活”,给什么待遇和级别都无所谓。刘少奇很快答复他,要求他必须先写个检讨。

张国焘不乐意,他觉得刘少奇的地位本来就远不如他。这时,美国中情局“拜访”张国焘二十多次,

唐玄宗有位“洋贵妃”

等以国为氏一样,来自曹国的曹氏是中国境内最常见的粟特姓氏之一。

葛承雍说,敦煌吐鲁番文书透露出丰富的姓名信息,大大扩展了后人对“曹”姓的研究。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记载有曹延那、曹野那等粟特人名,桂林西山石室有唐代景龙三年(709年)安野那题名。

“曹野那姬的名字无疑足汉文转写,曹是以曹国为姓氏的粟特人的通例称呼,‘野那’二字明显是粟特人常见的名字,其粟特语原意是‘最喜欢的人’,俊男靓女都可用此名,无非是男的长相精神,女的长相漂亮。”葛承雍说。

那么,作为一名外国女子,曹野那姬是如何来到中国,且有机会接近唐明皇的呢?

根据历史文献的线索和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对粟特文化的深入研究,入华的中亚女性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可能:

首先,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婢贩卖。唐代龟兹和于阗都置有女肆,西州继承高昌遗留下来的奴婢交易市场兴盛,尤其是

买卖胡人奴婢特盛。当时京城长安奴婢价格相当高,每人的要价合绢二百五十匹,而西州才四十四匹,长安是西州的六倍,刺激来往中原的旅客购买胡婢带往关中、江淮地区。

其次,是长安粟特胡人聚落的粟特女子。中亚九姓胡客居长安的人员较多,特别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常常以长安为贸易中转枢纽或目的地,后来他们多客居长安。

长安西市作为唐长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军就是胡商,他们开设铺肆,坐商经营牟利,行商奔波供货,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长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现许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统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后裔。长安酒肆中貌美如花的“胡姬”中可能就有曹姓胡人女子。

此外,皇家梨园中有不少胡人艺术家,胡人女子以乐户身份入宫,有可能被选为皇帝姬妾。但曹野那姬如果是出生于长安胡人乐户家庭,一般不会再使用“野那”这样的粟特名。

第三,是来源于中亚粟特人进贡的“胡人女子”或“胡旋女”。中亚昭武九

姓胡与唐王朝正式交往经常以“贡”与“赐”作为手段,而且次数可观,种类繁多。

曹国是她的故乡 长期致力于中西交流史研究的蔡鸿生教授根据《册府元龟》统计,唐代九姓胡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到代宗大历七年(722年)约一百年间,共入贡九十四次,其中曹国八次。

特别是8世纪上半期,阿拉伯帝国向东不断军事进攻,对中亚诸国步步进逼,迫使他们向中国求援,唐玄宗时代就占了一半以上。天宝四载(745年),曹国国王哥罗卜禄里贡表,明确表达希望从阿拉伯人威胁下挣脱出来,愿做唐朝的一个小州。如此一来,进贡“胡旋女”也是自然的。

“作为能歌善舞、仪态万方的漂亮女子,‘胡旋女’是外国女性中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曹野那应该是开元年间曹国进贡的‘胡旋女’,因才艺为玄宗喜爱而进入后宫。这和靠‘善歌舞,晓音律’而使玄宗大悦的杨贵妃是一样的。”葛承雍说。

摘自《现代快报》

张国焘本可安享晚年

买走了一些他掌握的情报,张国焘顺便赚点小钱,暂缓困境。

1956年,张国焘看到国内建设越来越好,那时香港地区比上海穷,和广州比也没有多大优势,他又表达回来的要求,中央的答复还是要他先认错。但是,张国焘仍不同意写检讨。

张国焘磨蹭到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热潮鼓舞,又表示要为政府

下他的中文版权,张国焘才得了一笔钱。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但三个儿子都养不起他,只好住进养老院。加拿大政府没有给他退休金,只有福利养老金,相当于“低保”。1979年12月3日凌晨,这位风云人物落得个冻死在异国他乡的可悲结局。

面对历史和事实,连一种最基本的认错勇气都拿不出来,怪不得毛泽东笑谈张国焘是“吃不得辣椒,干不得革命”了。摘自《生活的勇气》

美文闲读

不再无限的可能

张小娴

丝曙光——谁说你不会遇上更爱你的人呢?那个不爱你的人是愚蠢的,他抹杀了你所有的可能性,他竟然不知道你会变得更好。

当你失恋的时候,你在悲观之中却看到了一

做事,希望给点生活补助。这次,毛泽东没有让他再写检讨,只要求他必须断绝跟美国特务的联系。但是,张国焘又舍不得美国人的“采访费”,结果再次错失良机。

张国焘熬到1961年,开始给美国人写《我的回忆》,写了100万字。但是,美国人特招门,每月只给他2000港元。张国焘写完了书,钱也花完了。后来,还是金庸的《明报》月刊买

画像

事情是这样子,你们的孩子,某某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

原句似乎还长一点,夹着“我非常沉痛地代表”、“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等修饰词。接着是交代阵亡的时间、地点、战役,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的原因。但我盯着那对夫妇,没在意思。

母亲埋下头去,哽咽呜咽。没有大哭,更没放声号啕,用文字形容,即叫做“饮泣”的那种哭法,一个人随便为了什么事都会哭得比她那会儿更剧烈,更伤痛。

我清楚记得的是那位父亲的侧面;他停止抖腿,专心倾听。听得“牺牲”二字,他的神色并没有出现异状,继续专注倾听,既像是一名下属听取上级报告,又像百姓面对首长时的那么一种恭敬而凛然。假如不是孩子的阵亡,他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被接见,由一位部队首长亲口对他说出“光荣”与“牺牲”这几个字;这聆听亲子的噩耗本身,就是一份做人的光荣啊。

他就这么听着,神情郑重、通达,在每一逗号句号处稳重地点头,目不转睛看着连长。在听到儿子的姓名和“光荣牺牲”之后,大约半分钟,他照样将

失恋时,你会埋怨为什么不早一点失恋。你比以前更了解爱情,却看得太透彻了,有时会觉得疲倦和无望。你不再骄傲地为大地就在你的脚下;听到别人赞美时,你会怀疑他是在奉承你。

一天,当我们暮地抬头,看见阳光下青鸟翩然飞过,振翅却已转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所有的可能性都有了限制。摘自《永无止境的情怀》

如同未经排练的合唱与重唱,有点错落,有点整齐,别的士兵用各种噪音和方言依次应声: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一夜,操场上即将放映老电影《刘三姐》。军人整队唱歌排排坐定,等候多时的当地村民赤着脚蜂拥进场。在混乱中,我一眼看见那对夫妇,被前后簇拥着,在第一排正中坐下。那位父亲,显然刚吃过晚饭,显然头一次被这么多高级首长奉为主宾,他笑得那么恳切、兴奋、激昂,抢着掏自己的烟,和左右两位首长用手臂来回遮挡保护,像在掰腕子;那位母亲夹在当中,不搭话,呆着,看定黑暗中的什么地方,眼神凝聚而涣散。电影开映了,刘三姐,眉目飞扬活色生香,一曲一曲唱,全场军民浪涛般一波波跟着唱,叫喊,鼓掌,哗笑。我几次扭头望过去,那母亲的眼睛仍然无焦距地向前直视,根本不在看电影。散场后,我们分手上车,强烈的车灯光照亮路边已经发动引擎的首长的吉普。我又看见那对夫妇,丈夫在车门口同诸位首长握手又握手,奋力点头,后脑勺上下晃荡,妻子先已坐进前车座位,依然直视着,在电影放映前后近两个小时里我几次斜看:她始终维持着她的无焦距的直视。

摘自《现代交际》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小翠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借这个名字,看一看农村孩子在城里的情形。

农村空了,除了老人和儿童,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包括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们出来不光为赚钱,还因寂寞。空空荡荡的乡村,姑娘守在那里做什么呢?农村的女孩子离不开伴儿,女伴儿们进城了,自己也进城。农村青年进城并不因为城里对他们多好,是耕地少,劳动力转移到有劳动的地方,譬如小翠。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好像不累,比如把一个元件插入流水线的线路上,但时间长而单调,有说不出的疲倦。如果问小翠们最盼望什么?睡觉。她们永远在困。休息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心里盘算逛街、看电影,到了休息日都在大睡。如果说疲倦和付出青春的报偿是工资的话,工资就这么多,不干走人。农村孩子常用一只鸡卖多少钱、一亩玉米卖多少钱来计算收入,不计算人工成本,更不计算她们创造的美元产值在纽约第五大道可以卖出十美元,她们没读过《资本论》,知足了。政府如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依据外资就要逃避,这对依靠出口而非内需的经济模式是一个打击。

有人说,一些民营企业合资、韩资企业是血汗

譬如小翠

鲍尔吉·原野

法,每月也就挣50美元至100美元,或者还低。“资”们就是冲这低工资而来的。由于还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限定,也没真正意义的工会,给多少钱算多少钱,姑娘们没想过这个事。譬如小翠。

除去企业,农村姑娘在城里担当的角色还有娱乐场所服务员、电脑录入人员以及保姆。城里三千六百万,小翠们能找到的工作其实很少。服务员要看得惯客人的脸色,看他们吸纳山珍海味。客人们的钱不是母鸡生蛋和种玉米挣来的,正如比尔·盖茨家里用十八米高的人工瀑布不是用卖雪糕的钱修建的。小翠们腿站肿了,表情麻木了,但什么技能都没学到。农村孩子,譬如小翠,不敢想的一件事是在城里学习技能,即使学到一点,如打字、照顾婴幼儿,回农村用不上,在城里如果不给别人打工也用不上。她们

最难的是创业。老板的责任——如果有责任的话——包括让农村孩子学到一些技能,在培训上面花一点钱。

小翠们不敢想的第二件事是爱情。不想不是跟城里人学的,它像春天一样到来。可她们的爱情无枝可依,像小鸟儿在天空盘旋。爱人,缺,但房子呢?工作呢?小翠在城里找一个同是农村的小伙儿为伴,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敢想。一般说,经济改革不成功导致的“拉美化”就包括贫民窟化,像墨西哥城那样,城市周边布满贫民窟。这是失地的、走入城里的农民包括小翠所能选择的居住地。

农村姑娘到了年龄要谋划婚事,她们的保鲜期短,没有本钱单身、婚皮。她们离开了农村就不再回去了。那么,她们去哪里结婚呢?嫁个城里人吧,但城里也有很多找不到工作和无房的人。

姑娘们并不像我这样忧虑,她们像草莓一样鲜艳丰美,也“惯”着自己——用手机、观韩剧。她们议论章子怡和超女,鄙视一切土气的人。她们三五成行地在街上走,眉眼宛转,譬如小翠。

摘自《深圳晚报》

瞬间

李汉荣

一片雪花落在我的睫毛上,此刻,有多少片雪落在多少睫毛上?纯洁的白,对着一个长久陷于灰黑中的世界做着大规模的占领。乞丐和国王,猛虎和绵羊,都拥有了自己的一份干净和寒冷。官邸和低矮的茅屋,都有了天堂的屋顶。这个瞬间多么美好。天鹅飞回来了,曾经拥有过而不幸失去的纯真都回来了。监狱里的囚徒和雪地上漫步的诗人,都看见了良心的童年,看见了世界的良心。

风吹过去,一会儿,也就是眨眼的工夫,就摇落了多少花,墓地的草色更绿了,放眼望去,死的,寂意啞哑的高处,是亮生的,绿意啞哑的高处。

当,钟声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我身体内有许多石头掉下去,一直掉下去,掉进一个看不见的虚幻的尽头。当,钟声就这么响了一下,钟声里,有多少婴儿临盆,我听见哭声、剪刀声,床单声响起一片,我听见草地上森林中鸟儿孵出蛋壳上的声音,白蛾从茧里飞出去的声音,蛇蜕掉去年的皮轻轻地滑行在草丛里的声音,我听见许多声音沉落下去,变成寂静。

哗,此刻,多少印刷物被翻阅,新闻、废话,谎言,古代的诗经,当代的泡沫,漫过无数手和眼睛,我看见一伙歹徒从同一个血腥故事里溜出来,同时进入许多人的生活。我看见许多写满文字的纸在化粪池里死去。

瞬间,瞬间,在这个瞬间里,海浪起多少波浪又熄灭多少浪花?多少螃蟹在风浪深处用意志的铁钳紧紧扣住岩石,为暴怒的大海守住了最后一丝宁静?

嗨,静夜,我听见空中

流星坠落的声音。这迷人的死的光辉划过屋顶,划过意识的深处。我想起无限宇宙里,永恒的时间长夜里,多少星星正在寂灭,多少新的银河,新的星球正在诞生。噤,流星划过的瞬间,照亮了我对无限的想象。我正是置身于无限里想象无限,这个瞬间包含着无穷的事物和命运。

而我的母亲并不想象这些,在这个瞬间,她正在为孙子准备一双小棉鞋,她手中的针线,缝进无数琐碎的事物,而此时,她的头顶,一片云正在缝补寂静的夜空。

摘自《青年文摘》